

北阳台

刘洪

我家北阳台外面的景色，真是百里挑一，能看见大海。如果仅仅有海，那就单一了，海里还有海岛。

如果仅仅是一座海岛，那也未免单一。这海里有大岛，有小岛，或紧凑，或疏离，两两做伴，遥遥相望又凛凛独立。就像一个多子多福的家庭，劳苦功高的爸爸妈妈待在家中，子女外出打拼，有的距离父母近些，有的远漂省城京城，有的互相走动，有的忙于工作，只是偶尔打打电话，视频聊聊，不管远的近的亲的疏的，毕竟都是血脉关联、情感不断的一大家子啊。

如果北阳台外面仅能看见海，看见岛，还是难免单调些。有海就有岸，有岸就有陆，有陆就有房，有房就有树，有树就有路，有路就有车，有车就有人，有人就有情。这些，坐在我家北阳台，都能看见。

那些房子，如果是破烂不堪的，那就煞风景了，它们很新呢，好看极了：红瓦尖顶，雪白墙面；蓝瓦坡顶，橘黄墙面；三层的，五层的，小高层的，还有一座尖顶石塔。铁皮作顶的两层矮房，铁皮的颜色有蓝色的，有红色的，有绿色的，有白色的，下雨下雪的时候，这些斑斑澜澜的屋顶雨声雪声最是清亮透明，如吟诗，如吹箫，如抚琴，如击钹，如洪钟大吕，铿然轰然。

绿树间的那条路，不宽不窄，不远不近。太远了，是听不见车声人声的，也看不清车行人走；太近了，会形成噪声，影响睡眠，扰乱心情。这不近不远，真是多情爱民的巧妙安排。

晚上8点，标志景点“黄海明珠”会准时大放异彩，而天边的“渔人码头”会随之变得金黄……

这么好的北阳台，能不让人天天伫望、日日坐赏吗？一对藤椅、一只茶几、一壶香茶、一盆绿植，还有一个老者、一腔诗心、一派惬意……

原来你也在这里

刘雪飞

时光如潮汐，卷走多少旧梦，却独留某些约定在记忆深处生辉。记不清是怎样的洪荒之年，临别之际，你问我：“倘若再次相逢，我们以何相认？”

彼时海天苍茫，空无一物，甚至寻不到一朵花、一株草、一枝柳。我说：“那就以音乐、以文字作为凭据吧。倘若有来生，于茫茫人海中，我们以此相认。”

岁月的洪流裹挟着我们奔向天涯，各安一方。奇妙的是，在偌大的人间，总有些不期而遇。一篇触动心弦的文章，一段流淌着故事的旋律，甚至一幅定格瞬间的摄影作品，都能成为灵魂相遇的引线。那些似曾相识的悸动，在匆匆而过的身影间悄然绽放，就像张爱玲说的那句“原来你也在这里”。一句话，道尽千言万语。

或许，我们中的许多人今生无缘相见，无法围炉长谈。但在相逢的刹那，一个眼神、一种默契，便足以互相感动、互相支持、互相鼓励。这份温暖，如同一束光，照亮彼此前行的路，即便转身走向不同的方向，也会将这份情谊铭记于心，默默为对方祝福。

我有个微信公众号“雪飞集”，通过文字我与众多从未谋面的读者交流。摄影者用镜头捕捉世间美好，朗诵者以声音传递情感温度，读者在文字中与我产生共鸣。我们之间没有复杂的牵绊，也无沉重的承诺，只是一句简单的“有空来看看”，便成了彼此心照不宣的约定。

我们在时光的长河中漂流，与无数灵魂擦肩而过，那些因相同志趣而相遇的人，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辰，虽遥不可及，却能在黑暗中给予彼此温暖与力量。这份以灵魂为约的相逢，无关距离，无关时间，只关乎内心的深度契合。

蛙声

刘吉训

远山屏翠，近水萦绿，临窗而坐的我，便有耳福，倾听窗外田野里的蛙声。

人去月升，蛙声渐起。一蛙领唱，群蛙应和，咕咕呱呱，咕咕呱呱，连绵如海。

群蛙因秧苗而欢歌，乡亲以新苗蛙声而劳作；我耕耘教坛，朝朝暮暮，用心血去育苗——那些蓬勃向上的山村孩子。诗人辛弃疾笔下的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”的美景，不必远步溪桥，打开小窗便可饱赏。在如此诗情画意中教书，真是一种享受，真是一种福分。

晚间批改作业倦了，步向约五十米外的田埂，一不留神，惊起眠蛙扑通跃水，溅起一片蛙声。于是，情不自禁地振臂张嘴，一阵吐故纳新后，又回到灯下……

诗人袁中郎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这样称许乡居生活：“丝竹以莺舌蛙吹代，奇士雅客以蠹筒代。”山野没有急管繁弦与演员的演唱么？有的是鸟鸣与蛙唱。没有奇士高人为伍么？有的是珍贵的书籍。是的，一襟月色，两袖蛙声，半枕好书，我与中郎相似。新教学楼和体育场，诸多学子，便是我有胜于中郎之处了。

骂人的艺术

李启胜

大千世界芸芸众生，哪里都有出类拔萃的高人。谁能想到，就连骂人也会和高雅扯在一起、沾上边呢？可是，就有这样一些嘴巴乖巧、脑子灵活的人，骂出了艺术感，骂出了慧黠和幽默风趣。

你听听这些来自民间的骂人高手，大师级别的词语集锦，看看他们是不是“骂”成了艺术？

——你怎么长得跟个二维码似的，不扫一下都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！

——我从来不骂人，因为我骂的不是人。

——你瞅瞅，你那五官，谁也不服！

——如果吼能解决问题，驴都可以统治世界！

你读读这些句子，它们多么含蓄、内敛，又充满俚语之美。关键是一针见血，刀刀割肉。可是，里头带个粗鲁的脏字吗？一个没有，里面全是功夫，全是语言的艺术。

其实，骂人艺术从古至今就有，就如“写鬼写妖高人一筹，刺贪刺虐入骨三分”的蒲松龄老先生，便是一个骂人不带脏字的传奇高手。在《聊斋志异》中有一篇《三朝元老》的作品，意在骂降清的洪承畴，他用了一句骂人的字谜。

上联：一二三四五六七

下联：孝悌忠信礼义廉

这句骂人字谜，巧妙就巧妙在上联没有“八”，意为忘八（王八）。下联没有耻，意为无耻。

看似脑筋急转弯，竟然是隐晦的骂人之语。蒲老爷子虽然骂了人，但从字面上看，谁能说他骂人了？这简直就是武侠小说中的“隔山打牛”，你自己去琢磨吧。

再看《红楼梦》，也有骂人不带脏字的句子。曹公让那个清白如雪、更有江湖侠士之风的柳湘莲出场，一句话就把宁国府的人都骂了个遍。柳湘莲那句话就是“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，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！”听听，这句话多损人多犀利，把所有文字中描写肮脏的词语拿出来形容宁国府的肮脏，都不如这句真实形象，还没有半个脏字。当然，这话是曹公创作的，他把粗俗玩巧妙了，玩出了高级感十足的哲理范儿。

听雨

鱼鸿

临睡前，我拿起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简史》，读到《庄子》关于“无知”与“无知之知”的论述。我关掉灯，在黑夜中思索着……

窗外的风声打断了我的思考，我凝神听着，似乎又没了动静。过了会儿，好像有啾啾声，我屏住呼吸，静静地听，原来是雨落的声音。很久没有听到雨声了，真有一种久违的感觉。

我起身，将窗户开了个缝，让雨声进来。雨落在窗沿上，落在树叶上，落在地上……我喜欢这寂静的雨夜，一个人静静地听着雨声。偶尔也有其它声音传来，像是键盘敲字的声音，夜已很深了，是谁的手指在键盘上起舞？

也许有个少年，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那歌声越过江南的雨，轻轻地落在窗外的叶子上，像断了线的珠子，滴滴落下。鹅黄的灯光里，身着轻罗的女子，剪了又剪的灯烛，铺开的信笺，提起又放下的笔，都隐在夜雨中。

又或是个壮年，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。那雨轻轻地落下，落在船上、落在江上，落在壮年心里。四周缕缕炊烟升起，壮年置身于这蒙蒙雾霭中，此时无人也无风。

而今，那少年，那壮年，鬓已星星，听雨僧庐下，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。一场又一场的雨，淋湿了蓑衣，染白了黑发，看惯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看淡了人间生死，就这样静静地坐在台阶前，看雨、听雨，直到天明。

温庭筠也是喜欢听雨的，他在《更漏子》词里写道：“梧桐树，三更雨，不道离情正苦。一叶叶，一声声，空阶滴到明。”他写这首词是什么时候？是写给鱼玄机的吗？要不，鱼玄机怎会在她的《赋得江边柳》中写道：“萧萧风雨夜，惊梦复添愁。”如果鱼玄机是雨，那温庭筠就是这夜，而我听到的正是这夜的雨声。

想着想着，又想到了古人读书——素读，阅读或观赏时不加以任何个人的偏见或喜恶，平和地完成，以更好地悟出原作者的思想和诉求。或许，我不该在读这首诗时将自已代入到温庭筠与鱼玄机二人的感情中，这诗也许跟感情毫无关系。我领悟到些许庄子的真意，从“无知”到“有知”，只要“学”就行了，而从“有知”到“无知”，“忘”掉那些该忘的，却难了很多。